

▼
□长篇小说

张海清◎著

大

采

采

▼
一部庄重厚实的民族史诗：
国事、家事、情事、匪事，
曲折离奇，荡气回肠。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大英 星

(東興遠成 吳青榮印・袁金福鑄 齊淑惠書)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关东/张海清著. —郑州：河南文艺出版社，2009.8
ISBN 978-7-80765-152-9

I. 大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17914号

上架建议：畅销小说

大关东

作 者：张海清

责任编辑：张丽侠

出版发行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三河市延风印装厂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6

字 数：350千字

印 张：19

版 次：2009年8月第一版

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0765-152-9

定 价：32.00元

（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）

序

海清先生把书稿交到我手中的时候说，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面对作者的这部长篇处女作我开始拜读了。三十多万字的一部书稿竟用两天半的时间一气读完。我想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文笔流畅，更主要的是我又听到了久违的乡音，再一次走进了熟识的乡景，重温了曾使我陶醉过的乡风。

浓郁的乡土、乡俗、乡谈、乡情是这部书稿的一大亮点。尽管全书的内容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，但从始至终贯穿了关东这一地域独特的时岁习俗、婚丧礼仪习俗和信仰习俗。随着情节的进展和人物命运的展示，它会把读者自然而然地带入充满欢乐与辛酸的年午夜，带进喧闹而凄凉的正月十五元宵月和月圆人不圆的八月十五……你会看到伴随着如泣如诉的唢呐声满天飞舞着的送葬纸钱，你也会听到深夜里响彻山村那苍凉的神鼓声……

《大关东》可称得上是一部关东乡音民风的交响乐，一帧关东乡俗乡景乡情的长幅画卷，也许这正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吧。

蛮荒、古朴、粗犷与豪放是这部交响乐的独特基调。一群带有血性、野性和人性的关东人活跃在这生动的画卷里。残暴的土匪驰骋在被火与血洗礼的村庄；抗击土匪的村民那可贵的愚昧和可悲的壮举；一个大家族的破败以及为这家族奋斗一生的悲剧人物白四爷；接过地契时激动得颤抖的双手和为保卫胜利果实参军参战的庄稼汉……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充满激情的新型农民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在日寇入侵、三年内战、土地改革等重大历史背景下，关东大地翻云覆雨王旗变幻，家仇国恨交错缠结，蛮荒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。就是在这块充满苦难和希望的土地上，他们繁衍生息，喘息着、挣扎着、追求着；有苦难、有欢乐、有期盼、有困惑，这就是《大关东》，它真实地再现了关东人的生存状态。这便是我喜欢这部书的第二个原因。

在行文上，作者放得开收得住，那支笔丢来丢去，带着读者时而现实、时而梦幻、时而过去、时而今天，把这块土地上半个世纪的兴衰荣辱都融入到这三十多万字里。

这部小说通篇没有一个从始至终贯穿到底的主要人物，如果说这是它的弱点，我倒觉得这是它的独到之处——那就是自然和真实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历经多少风云变幻，在这人生的广阔舞台上无论是演绎着喜剧还是悲剧，都会有一批人退出历史舞台，而另一批人成了新时期的主角走到前台来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真实再现人生是文学的生命，又何必人为地去制造一个贯穿人物呢？如果按照通常的长篇小说标准去衡量《大关东》，也许有人会对它的结构提出疑义，但我想“法无定法，无法法也”，用固有的模式捆住自己的手脚还怎能谈得上创新呢？也正因为如此，作者巧妙地将全篇设置成了五个单元，每一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立意，自己的时代背景，自己的人物群和自己的主要人物；而每个单元独立成章却又相互联系在一起，人物与时空相互渗透，用五部系列中篇组成了一部气势恢弘的长篇，这也是《大关东》的独到之处。

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，不知他的下一部长篇何时问世，我想那一定是一部更成熟的书，让我们共同期待着……

王学汉

2006年11月5日夜

Contents目 录

● 楔 子	/ 1 /
● 第一单元 荒年	/ 3 /
● 第二单元 残局	/ 62 /
● 第三单元 热土	/ 103 /
● 第四单元 困惑	/ 175 /
● 第五单元 春暖	/ 238 /
● 尾 声	/ 295 /

楔子

东荒之地山水灵秀，滋养着阴阳两极，男人淳朴骠悍，女人灵秀俊俏，三百多户的大屯子以乌白二姓为主，另有其他满、汉、朝、回等散乱旁杂姓氏混居其中。箭杆儿河穿屯而过，在此处拐了个弯儿，大大方方地留下了一片扇形的草滩，尔后静静地流向了松花江。大河两岸红柳连绵，成群的水鸟儿在柳丛上空翩翩飞舞，天地可见，惟有河流的来源秘不可测。

站在水草丰沛的东荒地放眼东望，狭长的卧龙峻犹如一条蛟龙，伏在水面上也正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打量着从来就没有消停过的东荒地……

古书有云：雾从龙，虎从风。每年的大雾多起在“春龙节”前后，江面上总会烟云氤氲，使得卧龙峻更加透出万般神秘，这种神秘总会引发出人类最原始的敬畏，故诞生出一系列神话色彩浓郁的流传，这些流传并非东荒人凭空杜撰，正史上也有记载。《奉天通志》记云：百年前，有猎者四人至□□钓鳌台，见其峰下，自江中有物出水，金黄色，首大如盎，方顶有角，长颈多须，低头掣动，如吸水状。众惧，登坡至半，倏忽间霹雳一声，四顾不见，均以为龙。

二月初二“春龙节”，是倍受当地土著关注的日子，这天不仅要祭祀“斑吉”（满语，图腾）凭吊祖宗先人，祈求神龙保佑风调雨顺，这神秘的气象也正应了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的说法。

惊蛰回暖万物复苏，厚重的晨雾给蒿草树木罩上了一层纱。二爷耿玉崑行走在温润的土道上，小花狗儿在前面一溜小跑着，忽然停住脚步吠叫三声，一只水鸟扑楞着潮湿的翅膀箭一般朝远处射去，眨眼消失在雾气里。

“人生一世昙花现，尽在虚无缥缈中……朝为青丝，暮为雪。这一晃儿，又到二月二啦！”耿玉崑默诵着戏文有些黯然，不由得感叹道：“人老就不中用了——拔了毛儿的凤凰剥了鳞的龙，没啥大起色啦！”人生七十古来稀。六十年一个甲子，能活过八十岁他觉得值了。

耿玉崑光棍了一辈子。这里的“光棍”泛指两种人：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却娶不上媳妇的男人叫光棍儿，这种光棍不受人尊重；另一种则是像耿玉崑这样讲仁义、讲信誉的场面人，是说话、办事都非常有分量的人物。耿玉崑总是说自己老得不中用了糊涂了，可事实上他依然精明，在东荒地依然享有极高的威望，称得上是德高望重之人。

东荒地耿家，是满清靖南王耿仲明族亲后裔的驿站旗下人。驿站旗人并非正宗的满族人，多为从关内发配流徙而来的谪戍逆口。“三藩之乱”被平定以后，“三藩”官犯及其家眷尽皆被朝廷发遣至宁古塔、吉林乌拉、三姓城、伯都纳等地，或编入官庄充当庄丁官奴，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，或编入驿站旗和边台旗驰送文报、查边修壕……三百年来，耿玉崑和他的祖先一样，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恩和敬畏情结，他把关东风情和历史掌故烂记于心，其中也包括旗人两次入关的戏说野史，被誉为金嘴的“乌尔奔”（满语，讲故事的人），是公认的“说

部”（满族的口碑文学）高手。

东荒之地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沉积——“前朱雀而后玄武，左青龙而右白虎”的地势山脉正应了道家的两仪四象之说，进而演绎出了旗人能够坐定江山三百年，是因为龙脉就在东荒地的说辞。东荒之地的子民们世代捍卫着龙兴之地的荣誉，人们很难想象，如果没有这龙兴之地，那强悍聪慧的民族和文明乃至兴盛一时的满清王朝究竟会怎样。尽管历史的发展走向跟龙兴之地毫不相干，但不可忽略的是，这里的确与一段世人尽知的史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——以满族旗人为主体的建立起来的大清封建王朝，从皇太极即皇帝位，到宣统皇帝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，共历经十一帝，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六年……

满族初始的聚居地主要在长白山山脉的广阔地域，爱新觉罗氏便把长白山视为圣山，当作兴祥之地来崇祭。到了康熙登基，康熙大帝一篇《泰山之龙，发脉长白山》的祭文，把历朝皇帝封禅的礼制从五岳之尊的泰山移到了长白山。然而，长白山毕竟荒僻险峻，路途遥远难行，康熙皇帝遂颁布昭旨在这星象丽山、山河纪地之处建造了望祭殿，用以遥祭长白山神代替长白山封禅。史料详细记载了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八月，爱新觉罗·弘历巡幸望祭殿遥祭长白山的恢弘场面，说祀典弥隆云云。

当年，乾隆皇帝御朕亲躬，在望祭殿长白山神位前拈香祝祷，并亲自宣读祭文。祭文曰：

维神极天比峻，镇地无疆。象著巍峨，表神奇于瑞应，势雄寥廓，秉清淑于扶舆。鍾王气之郁葱，休征毕集；奠坤维而巩固，厚德弥贞。緬帝业之肇基，荷山灵之笃庆。朕鑽承丕绪，临抚寰区。念凝命之无穷，溯发祥之有自。肇称殷礼，时已越乎十年，载考彝章，礼更行于兹岁。恭展谒陵之钜典，兼修望秩之隆仪。躬薦明禋，用申祇敬。惟翼根蟠灵壤，冠五岳而毕集麻嘉；彩焕鸿图，亘万年而永安磐石。神其默鉴，来格来歆……

然而，真正能够以口头形式传承历史的人并不多，玉崑老汉当算一个，在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里，包含着不知沉积了多少年的戏说野史。其一则：

康熙二十一年，清圣祖玄烨东巡吉林登上九龙山，有位精通堪舆之术的伴臣不禁暗惊——此山藏九龙卧一虎，乃龙蟠虎踞之地，是后当有帝王出……按照他的说法，藏龙卧虎之地不仅要有帝王现身还将出将入相，诞生二十个定国安邦的大将军是苍天注定的。此番疯话令康熙皇帝龙颜不悦，即昭令宁古塔将军削去九龙山山峰，在凿平的山上建造起寺院庙宇，将九龙口作了杀人的法场。风水被坏掉，真龙天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出二十个将军的预言也打了折扣，只被卧虎沟金家的金大将军（金顺）、连九将军（连顺）、富十将军（富顺）兄弟三人凑了二十的整数，卧虎沟由此改叫了将军沟。“将军”二字固然显赫，后面缀了个“沟”字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显赫也好，不伦不类也罢，总之，这件事让玉崑老汉生出一种死不瞑目的伤心之感，直至壬子年孙先生发动的辛亥革命，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，江山换了人，这一切自然便都不在话下了。

天地悬离，物是人非。经历了沧桑之变，所有的传说都已成了人们脑海中一片迷茫的记忆。玉崑老汉不仅是关东历史的传承者，也是参与者。东荒地和松花江的历史都太过漫长也太过古老，让后人无法弄清无法记忆……

第一单元 荒年

直皖战争结束后，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，推靳云鹏组阁，后奉系军阀张作霖又将靳云鹏赶下台，扶植亲日的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，并联络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，组成反直“三角同盟”。1922年1月，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，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，迫梁离职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，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。乱世当道，关东匪患猖獗无忌，遍地绺子，遍地英雄……

1

公元1924年，民国十三年秋，地处长白山余脉，松花江上游的东荒地又经历了一场匪乱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大荒川系列惨案，距离东荒地不足二十里的五里桥季家最先惨遭血洗，制造血腥惨案的罪魁祸首是打着新募杀富济贫常胜军，又称仁义军旗号的摩天岭绺子，为首者便是名噪关东、臭名昭著的女惯匪——驼龙。

驼龙者，张素贞也。张素贞十六岁沦落风尘，花名翠喜儿，是宽城子福顺班青楼里的头牌姑娘，后与摩天岭少当家的，江湖上号称“大龙”的王福樑相好，结亲作了压寨夫人。

张素贞秉性刚烈，骨子里充斥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野性，吸引王福樑的不仅仅是张素贞出彩儿的长相，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她敢爱敢恨、敢作敢当的泼辣性格。二人相好不久，王福樑就托“二龙”给她送去了定情信物——两支崭新的德国造大镜面“快慢机”驳壳枪。按说，一介女流原本不该抄枪弄炮，而张素贞则不然，不仅没有对舞刀弄枪的男人把戏流露出丝毫的惊惧之色，反而对这两件冷冰冰的、闪着死亡光芒的、漂亮的杀人武器爱不释手。王福樑教她绺规、黑话、隐语，教她跨马打枪，教她为匪的一切技能。这女人好像对骑射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很快，便练就了一手出神入化的好枪法和超群的马上功夫，令同道中人不得不为之刮目相看。在之后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，张素贞骑在一匹白马之上，腰插双枪呼啸山林，出没于江湖之中，英姿飒爽极有风采。

张素贞入绺子的第四个年头，摩天岭发生了一场大变故，由此拉开了《大关东》的序幕——

关东古镇五里桥是大荒川惟一的集镇。富绅季子祯育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广禄在安东开埠局任高级商务买办，二儿子广泰在吉林省森林警察总队任督察专员，因老大老二在外谋差，年事已高的季老太爷便把家业交给了三少爷季广源。

广禄少爷当年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时，曾经有个十分要好的同窗叫冈部三郎，后来，冈部被西园寺公望首相任命为日本驻安东领事馆领事。凭借这层关系，季广禄获取了与安奉矿业株式会社对青城子铅矿的联合开采权，靠日本黑商季家赚了不少钱，不仅在五里桥，在乌拉街、江密峰、额赫穆也都置买了田产。

这年春天雪还没化净，五里桥忽然来了一帮日本浪人，他们有的拎着绘图板，有的扛着各样测量仪器四处巡游，没人能说清楚他们这是在干什么。当时，五里桥的烧炭业已小有规模，周边开了不少家烧木炭的小炭窑，虽说都是小打小闹，可烧出来的木炭品质却很高。受满蒙饮食习惯影响，关东人素有吃火锅的喜好，对木炭的需求量很大。五里桥的木炭销路广，近到吉林城，远至奉天、旅大都能卖上不错的价钱。这些日本浪人对五里桥的桦木炭很感兴趣，有伙儿人干脆扎下不走了，没过多少日子又招来了几个日本人，合伙儿开了个很大的“大和兴”炭厂。据说，日本人把这些木炭运到吉林，再通过铁路转运到旅顺口装船，送回国去用来制造火药。

不久，从本土移民来华的“垦荒团”出现在五里桥，这些越洋跨海举家迁徙而来的日本农民纷纷买房购地，开当铺、设烟馆、办妓院，“满铁”也在五里桥设立了炭业商社，身着和服穿木屐的日本人迅速多起来。经冈部三郎推荐，炭业商社的黑川社长来到季家，聘请季广源出任炭业商社董事兼大和兴炭厂副总经理，负责招募和管理烧炭工人，季广源从炭厂的利润中分得百分之五的干股。“大和兴”用高出小窑将近一倍的工钱把工人挖过去，成为大和兴炭厂的窑工，如此一来，那些小炭窑难以维系，纷纷关张倒闭。

老百姓哪晓得什么“董事”不董事，便常常有人暗地里恶语相向：懂事儿个屁吧，谁懂事儿吃里扒外给日本人办差？让他当那个总经理也不全靠冈部的关系，是黑川看上了季家大小姐。还有人说，黑川跟季老三老婆相好儿，也有的说这个壮得像牛犊子似的东洋鬼子“一马双跨”。甭管为什么，反正这几年老季家的威势一天强似一天，就连挑水的、捡柴火的、盖房子的、掏炕抹墙的都是大和兴炭厂派的官工。

季家大院最初和摩天岭结怨，是因为王福樑他大姑父宋老实。

别看都把老宋头儿叫老实，却可惜了“老实”这两个字了。宋老实大名叫宋世元，早年在宽城子（今长春）头道街开了一间杂货铺，经营着家居常用的杂货物品和车马用具，每逢秋冬两季，宋老实都要出去一段时间，与人合伙贩卖牲口粮食，家里的杂货铺便交由老伴儿打理。

宋老实的买卖做得很守规矩，信誉口碑都很好。可谁也料想不到，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本分实在的生意人，暗地里却与当山大王的小舅子草上飞私通，是个专为摩天岭络子踩盘子销赃的“坐堂胡子”。王福樑刚出生不久，草上飞便将儿子抱给宋老实夫妇抚养，为掩人耳目，草上飞还让儿子随了姑父的姓氏，对外谎称是从逃荒人家买来的。怎奈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自以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，可还是露馅儿了。没等王福樑长大成人，不知跟谁结了梁子，被告发窝藏土匪后人。得知侦缉队要来拿人，吓得他连夜背着王福樑落荒逃上了摩天岭，做起了络子里

的粮台……如今，宋老实有点儿老得动弹不动了。

这天，宋老实忽然对草上飞说：“姐夫老了，整天腰酸背疼腿脚也不利索了，一到阴雨坏天就想找个热炕头儿烙烙，不然怎么都不得劲。”草上飞沉吟了片刻，说：“那你就还回宽城子‘坐堂’吧。一来，往后弟兄们来来往往的也有个落脚之处，二来你和我姐也团圆了——两全其美！”宋老实说：“半辈子刀头舔血，如今，就想回去跟他大姑过几年老守田园的安稳日子，别的，我啥都不图稀啦！”草上飞明白，姐夫这是不想再与绉子有太多的瓜葛了。想想这些年，姐姐一个人顶门立户也怪不容易的，便答应了宋老实下山的请求。按照江湖上的规矩，选在初十五这一天，草上飞召集众弟兄为宋老实举行了拔香谢祖、金盆洗手的仪式，率领着四梁八柱送宋老实下了山。

宋老实回到宽城子才发现，他们家的小杂货铺早就被经营日本洋货的店铺挤兑关张了，无奈之下，只好雇人租种了二道沟南头南满铁路的五垧路产，规规矩矩种起地来。

这年风调雨顺，沉甸甸的谷穗儿随风摇摆，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——再过几天，就该开镰收割了。

老宋头儿站在地头上估算着产量，盘算着去了地租，再刨去人工费用能有个不错的收成。他心里美滋滋地拐着两条老寒腿，蹉跎哈哈哼着小曲儿，一进门看见老伴儿正陪着两个陌生人唠嗑儿。

宋老实的眼睛贼得很，从来人的做派穿戴上一搭眼就看出来，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，赶忙走上前去搭话：“敢问，您二位是？”瘦高个儿见宋老实问，站起身来自报家门道：“鄙人季广泰，在森林队当差……”又把身边穿黑绸缎长衫的小个子介绍给宋老实：“这位是满铁的小冢先生。”小冢摘下礼帽扣在左胸前微微躬了躬身，宋老实不由得心一沉：“哦，日本人？坐吧！啥事？说！收租子可早点儿了，还没开镰呢！”

季广泰说：“我们不管收租子的事儿。我们哥俩上你这来，是奉了上面的差遣，要收回你租的那块地，铁路上要另派用场。”宋老实闻听此言，心又往下一沉，强作镇定地问：“季先生，你不会是在跟我老头子逗闷子吧？”季广泰说：“逗啥闷子，谁有闲心跟你逗闷子？”宋老实不解地问：“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租期可没到。是不是谁看着眼热啦？”小冢搭腔道：“不错，是有人看上这块地了……”

宋老实的小黄眼珠儿滴溜溜乱转，盯着季广泰的脸咧嘴一笑，问：“不会是你们老季家又想插上一腿吧？”季广泰被问得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。宋老实一看他那样就全明白了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把小冢和季广泰笑得直发毛。还没等他们弄明白他因何发笑，老宋头儿已经把镰刀抄在手里，猛地砍向季广泰，季广泰只觉得肩头一麻，用手一摸，粘乎乎沾了一手血。见宋老实又挥刀向小冢砍去，季广泰往腰上运足气力，将本来腿脚就不太灵便的宋老实撞了个屁股墩儿，拉着小冢连滚带爬地逃出了宋家。

隔天，宋家来了一帮挎刀的警察，不由分说，将宋老实五花大绑扔上马车，以通匪罪给押走了。不到天亮，宋老实便死在了森林警察总队的训诫室里。

摩天岭山势极为险峻，树木参天遮云蔽日，绿色掩映的断崖之上，建造着一座石砌的山寨，山寨大门外的一棵大柞树上搭着个瞭高儿的茅草窝棚，一个瞭水的小喽啰抱着一杆老掉牙的火门枪，不时地朝四处撒目。

王福樑父子在树阴下的树墩子上已经闷坐了很久。王福樑阴阴地说：“这季家哥们快赶上狼了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我姑父就这么白白丧命了。”老土匪草上飞说：“过去，老季家可挺仁义，从来不招灾不惹祸，更不跟江湖朋友斗气。这二年，老掌柜压不住阵脚了……小牛犊子不知天高地厚，他也只能干瞪眼！”王福樑说：“我看是登鼻子上脸——找不自在！”

草上飞问：“你不是让字匠递了叶子给季家吗，咋没动静啦？”王福樑闻听，愈发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正吊猴儿呢！妈的嘞，看来不来点真格儿的，他们也不知道锅是铁造的！”草上飞没吱声，王福樑把目光从抱枪的土匪身上收回来，话头儿一转：“我就眼热他们家新买的那几条小鬼子造的‘海喷子’。”草上飞用大拇指压了压烟袋锅儿，膘了一眼儿子，王福樑也正看着父亲，父子二人相视一笑……

秋雨洒落，带来阵阵寒意。季广源和炮头那三爷、帐房詹先生几个人散座在堂屋里，望着窗外绵绵的秋雨心里直犯堵。

季广源摆弄着两颗步枪子弹，看着桌子上的信说：“这他妈的摩天岭，是跟咱们老季家漂上了。十条东洋造快枪，五百发子弹，他们可真是好胃口！”詹先生说：“十条枪就十条枪吧！信上不是说了么，只要答应给他们这些东西，以往的恩恩怨怨就此一笔勾销——破财免灾吧！依我看，真要能那样也算合帐，省得一天到晚老是提心吊胆。一大家子，老老少少的大门不敢出，二门不敢迈……”见季广源没搭茬儿，詹先生硬着头皮又说：“人家可说了，三天之内等回音儿。这都过去好几天了，再不给他们回话，真等出点啥事儿可没处淘换后悔药去……三掌柜，你还是麻溜儿拿个主意吧！”

季广源抓起那封信，三把两把扯得粉碎：“不给，就他妈不给！一根枪毛儿都没有！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咋的！”詹先生说：“掌柜的，摩天岭这伙儿胡子下手可挺黑呀！”季广源说：“他手黑，我们老季家也不是好惹的，那些明碉暗堡，还有快枪手都白养了吗？他敢来我敢杀！三爷你去，去炮台上给我升起一面红旗……我就不信，他草上飞再豪横，还敢砸红窑儿是咋的？”江湖上把养枪养炮手的粮户财东家称作硬窑，土匪把打劫这样的人家叫砸响窑，把在炮台上挂红旗的人家叫红窑。“红窑”不太好招惹，也有示威的意思，一般绦子轻易不敢跟这样的人家比划。

那三爷答应一声拔腿要走，詹先生一把拉住他，说：“这面旗可轻易升不得呀，真把红旗挂上了，再想摘可就难啦。不光摩天岭的绦子会红眼，就连其他山头儿也会不忿咱老季家，这不是犯众怒吗？”季广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：“咱端的是满铁的饭碗，真要是有个风吹草动，警察分局和满铁护路队也不能掐腰看热闹。”詹先生说：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分局

里那几个饭桶你还不知道？吓唬吓唬老百姓还行，护路队又远在宽城子，隔着一二百里——远水不解近渴啊！”

季广源皱起眉头：“那你说咋办？装熊等死？干等着叫他们欺负？亏你小诸葛能说出这么泄气的话来。”调转脸去对那三爷说：“你告诉你的手下，叫他们这阵子都给我精神点儿，别他妈一天到晚老撻摸喝酒睡娘们，不干正经事儿……”那三爷被臊得脸通红，干笑两声，拍着胸脯说：“三掌柜，您就瞧好吧！我那三儿调教出来的炮手，没一个吃干饭的！……哪个不怕死的就让他尽管来——我管杀，还管理！”

詹先生就烦他那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劲儿，好像天底下就属他能耐最大，又不好驳他面子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还是和为贵吧！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！总这么顶牛儿，日后咋收场啊！”那三爷正窝着一肚子邪气没处发泄，斜楞着两只大眼睛看着詹先生，说：“听这口话儿，你大先生是信不过我喽？不是我当着少当家的面儿吹牛，他王福樛要是敢来砸窑儿，我把他蛋黄子挤出来喂苍蝇！”詹先生根本没把他的话说当真，依旧耐着性子，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不是谁信不过谁，而是……”那三爷有些急头白脸：“你可拉倒吧！人家这都要骑到咱们脖颈子上拉屎啦，你还想着和为贵呢。你愈缩头缩脑，他愈觉得你好欺负，就愈得寸进尺！”

詹先生真快压不住火气了，正要跟他分辨，拴在院子里的狗狂咬起来。季广源不耐烦地站起来：“行啦！行啦！你们俩就别烂炖汤了，吵得我心焦，脑瓜子都快被你俩吵吵炸啦！”又对那三爷说：“你上大门口看看去，这狗疯了还是咋的啦？咋这么叫唤？”那三爷刚要出门，不想跟门房何老七撞了个满怀。

何老七跨着门槛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呼哧带喘地说：“三掌柜的，出怪事儿啦！您快过去瞅瞅吧！”那三爷被撞得一栽歪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大白天的，你让鬼撵啦？”何老七咽了口吐沫，冲着门外连比划带说：“不是让鬼撵了。那啥，也不知咋整的，从梨树沟来了帮亲戚说是来吊孝的。你看这，这……”那三爷眼睛瞪老大，问：“啥玩意？”季广源也奇怪：“吊孝？吊啥孝？给谁吊孝？”季广源以为听错了，连问三句。何老七一缩脖子，咕哝了一句：“不知道，不知道是咋回事呀。”季广源一甩袖子：“这不是瞎胡闹嘛，谁家死了人还能这么消停？”边说，边气哼哼地朝大门口走去。

昨天晚半晌，也不知谁给季家这些远房亲戚报的丧信儿，说是季家老掌柜的谢世了，后天出大殡。给他们传话的是个半彪子，究竟老掌柜得了啥病，啥时候咽的气他也没有说明白；黑灯瞎火的也没看清楚送信的啥长相儿。那个人只说还要往别处报丧去，就连跑带颠儿地走了。半彪子给几房亲戚都传了话，他们这才老远跑来给季子禔吊孝。在他们尚未进宅之前，也确实看见有一伙儿人在老季家的坟地里打圪子。

两扇黑漆大门紧闭着，拴在院子里的两条东洋种大狼狗，舌头伸出老长两眼通红，冲着墙外像要跟谁玩儿命。季广源喝住狗，扒着门缝儿眯起一只眼睛朝外看，见有十几个人站在濛濛的细雨里冻得瑟瑟发抖，为首的是一个他叫九叔的小老头儿，也正趴在门缝上朝院子里面张望，两人一对眼儿不禁都吓了一跳。

季广源让何老七打开便门，赶紧放他们进来。季广源心情烦躁，说话不在行：“我说九叔啊，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，咋也这么没正调呢？你们这是干啥呀？”九叔看见季广源还是平

常装束也觉得奇怪，被他问得张口结舌，不知道该如何答对：“这就奇怪啦，明明看见你们家坟地里又是灵幡又是车马的……”

九叔的话还没说完，守墓老头儿一只眼睛乌青，一瘸一拐地进了院子，看见季广源就哭了：“三掌柜呀，也不知打哪旮旯冒出来一帮凶神，三句话不来就动手打人……您看看我这眼睛，都封喉了。哎哟！哎哟！”这老头儿满脑瓜子沾着杂草树叶，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净地方，活像个泥猴子，花白的胡须上又是鼻涕又是口水，季广源看见他那狼狈相儿，心里愈发不痛快。

正可谓人穷志短，被奚落的穷亲戚自觉无趣儿，那个心眼儿慢的半彪子固执地提出疑问：“三哥，能不能是哪个糊涂蛋上错坟了？”那三爷急头白脸的劲儿还没过，不等季广源答话，没深没浅地呛了一句：“别在那扯犊子了，你会给你爹上错坟吗？”九叔家日子过得还算富裕，在梨树沟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没人敢在他跟前这么放肆，闻听这话更加气不打一处来，心里骂道：没规矩的看家狗，哪轮到你龇牙啦！当着众人，他不好跟那三爷太过计较，便冲半彪子瞪起眼睛来：“你个干啥啥不中，吃啥啥没够的东西……你把大伙儿老远整这儿找挨骂，还说人家是糊涂蛋，呸！蠢货！”大家见九叔生气，都尴尬地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好，有怕狗的看着烦躁不安的大狼狗，战战兢兢地躲闪着。正留也不是走也不是，詹先生小跑着来了。

詹先生冲九叔他们抱拳拱手：“诸位老亲，休怪广源东家说话不中听。这些天，摩天岭上的那伙儿胡子正勒我们家大脖子呢，为这，他有些心气儿不顺。你们当长辈的，可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呀……看看看，这都浇透了，麻溜儿进屋避避雨，喝口热水暖暖和和！”

季广源抄起顶门杠，对詹先生说：“你叫他们都进屋吧！三爷，你跟我去看看，究竟是咋回事！”那三爷答应一声，跟着季广源往坟上去了，看坟老头儿也连忙跟在后面，跟头把式地朝坟地跑去。

亲戚们被詹先生让进门房，坐的坐，站的站。九叔虽说刚才被气够呛，可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有几分涵养，听了大管家的话，气便消了一多半，也觉得这事来得太过于蹊跷，满腹狐疑地对詹先生说：“不对劲儿呀！不会是有人要设啥埋伏吧？可别让他们冒冒失失地上去，弄不好别再吃亏！”

詹先生被那三爷都给气糊涂了，经九叔提醒顿然恍悟，一拍脑袋：“糟糕，要坏菜！”忙打发何老七去追季广源回来，自己奔向后院去向季子祯禀报。

季子祯痰火扰心痰毒日久，在炕上已经躺了整整一夏天，直到立秋之后病情才稍稍有所好转。这阵子，右眼皮总是没完没了地跳，跳得他整日心神不宁，总觉着要出什么乱子，今天到现在眼皮一直没跳，心里照往天敞亮了许多。

季子祯正半倚半靠在大枕头上闭目养神，听见门响，睁开眼睛见詹先生和九叔进屋，掀去盖在身上的夹被，说：“他九叔呀，这扬风夹雨的天你咋跑来啦？”他拍拍炕沿，“快坐炕上吧，咱俩近点儿……可有几年没见着了，你的身子骨儿还行？”九叔说：“托老哥的福，还行。”

季子祯见九叔光说不动，疑惑地看着詹先生，詹先生上前扶他坐直身子，将前院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季子祯闻听一翻白眼儿，险些背过气去，詹先生和九叔忙上前抚胸捶

背，过来好一会儿，他才连声说：“完啦！完啦！这个傻包子，明摆着那是个圈套儿，他咋还伸脖子往里钻啊！快！快去，把老三他们几个叫回来！”詹先生说：“老掌柜您别着急，我已经打发何老七儿去撵他啦！”季子禎挣扎着下地，在詹先生和九叔的搀扶下来到前院……

季广源领着那三爷，离老远就看见自家坟地里拴着一挂马车，马车上装着口白槎儿棺材，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正挥锹抡镐，还有的盘腿坐在树底下嚎啕大哭，奇怪的是这些人干打雷不下雨。季广源看见有人掘他们家祖坟眼睛都红了，拎着顶门杠冲上前去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我操你祖宗！你们这是要干啥，嗯？”

他骂他的，根本没人搭理他，哭号声更响了，装腔作势的哭叫差点儿把季广源眼珠子气冒了。他抡起顶门杠胡乱打起来，不想这些人突然甩掉孝帽子，为首者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季三王八，爷儿几个候你多时了，我还当你真成了缩头老鳖，不敢伸脖子了呢。”

大笑之人正是王福樑。王福樑见季广源手里的顶门杠朝他头顶砸来，一扭腰闪身躲了过去，季广源一棒子落空砸在地上，震得他虎口发麻，险些把顶门杠扔了，正待抡棒再打，被王福樑一个脚绊儿撂倒在地，众人一拥而上，把季广源绑起来生生塞进棺材里，那三爷和看坟老头儿还没醒过腔，也早被撂倒在泥地里，七手八脚被人捆起来，绑在一棵粗壮的老红松树上……何老七老远看见季广源等人被掀翻在地，吓得磨身往回逃，恰在这时，季家的援兵举着刀枪棍棒迎面而来。

何老七见老当家的被詹先生等人架着也在人群里，脚下一滑，一个跟头摔在泥坑里：“老爷子，咱们都来晚啦！”炮手水耗子把枪举过头顶，跃跃欲试的要去营救季广源，季子禎摆了摆手制止道：“算啦，深草没窠的早挠岗了。让他吃点苦头也好，省得一天到晚不知天高地厚……走，跟我上坟上看看去！”

詹先生劝他回去：“老当家的，您这病刚刚有点儿见强，别再叫雨激着可就更懊糟啦！……咱还是回去吧？”季家老太爷固执地坚持道：“死不了，上去！”众人只好搀着他往前走。

来到坟地，詹先生领着人象征性地四处察看，九叔捡起扔在地上的孝衣孝带团成一团，指着祖坟旁边的一个井状深坑对季子禎说：“老哥，快看那儿！”

秋雨如丝，山风呼啸，松涛之声不绝于耳，季子禎的眼神愈发茶呆。老人扶住一尊石象生，过了好半晌才缓过这口气来：“这，这摩天岭是成心要败坏老季家风水啊！”

水耗子端着枪高声嚷道：“这也太熊人啦，没这么干的！咱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算了！”季子禎像耗尽了全部精力，悲哀地仰天长叹一声：“哎！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活！——报应啊！这是报应啊！”

九叔感到很疑惑：“摩天岭这一手可也真够绝的。我琢磨着，既然他们费这么大心思算计老三，这其中自有道道儿！”

季子禎拿眼睛问詹先生，詹先生知道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再想瞒恐怕是瞒不住了，只得将实情和盘托出：“前些日子，摩天岭送来一封信，信口袋里还装着两颗枪子儿。信上说，要让咱们家对宋老实的死给个说法儿——要么给他偿命，要么拿枪拿枪子儿抵事儿。这两样儿三掌柜都没答应，怕您知道了跟着上火就没敢跟您回。”季子禎一拍石马屁股，说：“结仇啦！这是

结仇啦！还等啥呢？麻溜儿预备枪，预备枪子子吧！……再预备二百个大洋……詹先生呀，你就辛苦一趟吧。见到大当家的，千万要好言相商，看看能不能顺顺当当儿的把人赎回来。”

詹先生忙说：“老掌柜的，您别上火。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办吧。我就是头拱地，也一定把三掌柜全须儿全尾儿的接回家。”

季子祯没再说什么，雪白的须髯在风雨中飘动，散乱的目光投向剥蚀不堪的石人石马，听着不绝于耳的风声雨声，老人心中不由得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凄凉之感。一扭脸，看见有人正给那三爷和看坟老头儿松绑，缓步走过去，亲手给看坟老头儿解开绑绳。

看坟老头儿浑身颤抖，艰难地挺着身子。季子祯扶住他，说：“季家不幸，让老哥跟着担惊受怕了，子祯这里给你赔罪！”看坟老头儿见他如此，含着眼泪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

季子祯见他的样子可怜，心里愈发酸楚：“这个坟守不守也没多大意思了，多给你算些工钱，回家养老吧！”说罢，给看坟老头儿鞠了一躬，又朝众人一揖到地：“季某人谢谢诸位老亲少友，顶风冒雨的老远跑来为老朽送终！”言罢，头也不回地朝山下走去……

3

摩天岭大寨被松树明子照得通亮，二龙眉开眼笑正领着几个人查验搬运季家送来的枪支和子弹，水耗子揽着大青骡子，把手伸进怀里攥着装银元的小布口袋迟疑着想跟二龙套近乎，见他身边总是人来人往的，无奈之下，只好把已到嘴边儿的话又咽了回去……

红松木刻楞大厅很宽敞，棚顶上吊着一口装着半锅野猪油的生铁锅，锅沿儿上搭着一根擀面杖粗的油捻子，冒着浓浓的黑烟，空中飘着尚未燃尽的油烟絮子。野猪油灯红光四射，在红光照耀下，草上飞端坐在一把桦木大椅上。

草上飞今天显得格外健谈，用烟袋锅儿指着刚搬进了的枪支，跟坐在斜对面的詹先生唠起家常嗑儿：“要说起来，我认识你们家老掌柜的也不是一半天了。他这个人一辈子本本分分，恨不得看见蚂蚁都绕道儿走，可到了少东家这辈儿，咋就一点儿都不随根儿了呢？……不是我草上飞爱财，我就是为了置这口气！你看看他们哥们干的那些缺德事儿——搁谁身上，谁能就这么拉倒？”詹先生陪着笑脸说：“是是是，老当家的说得极是……这事一点儿都怪不得旁人。要怪，只能怪我们家少掌柜的年轻不懂事，还望两位当家的高抬贵手，多多海涵才是啊！”

一直没吭声儿的王福楫突然插话说：“没那么便宜。卖酒的跟拎瓶儿的要钱，这是规矩。他二哥跟小日本子勾搭连环，仗势欺人，害死了我姑父。我今儿个要不活剐了他，对不起老王爷，兄弟们也不能答应！”

站立两厢的土匪头目跟着叫嚷起来：“对对对！不能便宜了这小子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！先插了这狗日的三王八，再去掏了他的王八窝！”“对，插了他，给宋粮台报仇！”“就是，不卸他个膀子，也得卸他个大膀……”

原本挺和缓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詹先生忙偷眼去看草上飞的反应。草上飞不动声色地用烟袋敲了敲椅子扶手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……你们就别跟着瞎嚷嚷啦！”扬手把装着二百块大

洋的白布口袋扔给二龙，“把这些老头儿（银元）拿去，去给崽子们劈吧劈吧，叫大伙儿手头儿也阔绰宽绰……人怕见面，树怕扒皮。老掌柜的诚意到了，詹先生也把话说透了，这次就先放他一马！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缙子有缙子的章程，咱得话服前言。过去的恩恩怨怨，就此一笔勾销，咱们依旧井水河水两不犯！”

詹先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，忙抱拳当胸作了个罗圈儿揖：“我替我们家老掌柜，谢谢老当家的、少当家的能如此宽宏大量……谢谢三老四少。承蒙老当家的器重，詹某不才，等我回去一定从中鼎力斡旋，重修旧好……不多打扰了，詹某告辞啦！”

詹先生嘴上说着“告辞”，脚却不挪窝儿，用眼睛跟草上飞耍人。草上飞看出来，仰面大笑，吩咐把季广源带进来，管“秧子房”的土匪头目应声而去。工夫不大，季广源被两个喽啰抬着，“咕咚”一声扔在地上。

季广源像粽子似的被绑得结结实实，半卧在地上，拱了几拱没站起来，詹先生急忙走上前去把他搀扶起来，刚要伸手去摘套在他头上的黑布头套，被草上飞抬手制止了：“詹先生！他的蒙眼儿就给他戴着吧，别往下摘了！……来呀，套车，送詹先生他们下山！”过来两个拿黑布条儿的土匪，把詹先生和水耗子的眼睛也给蒙上了，用马车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山口。

接下来的事情，并没有像草上飞和詹先生所期望的那样，就此井水不犯河水恩怨作罢。回到家里，季广源像疯了似的谁的劝说也听不进去。一气之下，詹先生辞别了季子桢回家不干了，季广源则背着父亲，偷偷地跑到省城搬来了森警队的警察，打了摩天岭一个措手不及。结果，老土匪草上飞死于那场混战，摩天岭和季家的积怨更深了……

自从老土匪草上飞死后，季家大院成了大龙王福樑的眼中钉，他做梦都在想怎么跟这个老对头算账。翻垛先生刚刚算定，阴历九月十三申时一刻是攻打季家大院的最佳时间。

二龙眉开眼笑地走进来，打着隐语：“想啥来啥，想吃奶就来了妈妈，想娘家人，小孩儿他舅舅就来啦！”翻垛先生告辞出去，王福樑问：“是不是水耗子来拍山门啦？”王福樑见他挑着大拇指光笑不说话，没头没脑儿地说了一句：“亥子此方大失败，鸡犬作怪事难成！——这小子怕是仇恨攻心，气迷了心窍儿啦！”

水耗子是孤儿，从小跟着木帮混饭吃，练就了一身的好水性，在水下能睁着眼睛抓鱼。排帮上的橹子头儿郇殿臣见这孩子身世可怜，又很机灵便认他作了干儿子，父子两个相依为命，感情也愈处愈深。后来殿臣老了，木帮儿和水场子里的活儿都干不动了，爷俩儿只好辞了伙计们在五里桥安下家，也开了两孔小炭窑，虽说没有什么太大进项，但维持温饱还是绰绰有余，眼看爷儿俩的日子就要过起来了，水耗子也到了娶妻成家的年龄，老把头殿臣本想好好烧几年炭积攒几个钱儿，给干儿子把媳妇娶回来，自己也好抱抱孙子享享清福，可万万没想到平地冒出个大和兴炭厂。更可恨的是，“大和兴”还没挂牌点火，就四处挖墙角儿，很多窑厂的窑工都被他们花高价挖走了，水耗子家也不例外，眼看着全部希望都跟那两孔炭窑一样快要熄火了，老殿臣急火攻心，一头栽倒在窑坑里，从此一病不起。

郇殿臣中风不语瘫痪在炕上，吃喝拉撒全靠水耗子照料，褥疮溃烂满屋子都是刺鼻的恶臭，熏得人喘不上气来，成群的绿豆苍蝇赶都赶不走。要强的郇殿臣不忍拖累水耗子，吞下一块大烟膏，大瞪着一双不甘的眼睛离开了人世，水耗子把这笔记在了季广源头上，跪在干爹

坟前发了毒誓要报复季家。

水耗子是个很有心计的人，他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隐姓埋名给季家当起了看家护院的炮手，上次护送詹先生上山去赎季广源，他就暗中跟二龙挂上钩了。

王福樑生性多疑，听说水耗子又来了，不由得心里犯起合计。他确实有点儿信不过水耗子，怕他反盆，又怕二龙多心，便敷衍道：“你叫他先回去吧！——咱不干那捅鸡屁股眼的勾当。真等啥时候用得着他，自然会知会他。”二龙疑惑地问：“不用他上托儿啦？”王福樑说：“先不用！”二龙不死心，又问了一句：“硬克硬？”王福樑说：“嗯，硬克硬！”二龙无奈，只得把水耗子打发回去了。

谁也说不上哪面墙会透风，王福樑砸季家响窑儿的计划“封缸”不严，被“插旗儿”的崽子不慎走漏了风声，季子祯闻讯暗暗叫苦。

季子祯清楚，虽然高墙大院还养着几颗快枪，真要是跟已经红了眼的王福樑打起来，维持一时半会儿还行，时间长了恐怕很难预料胜败。尽管他已心灰意冷，对这份不是好道儿来的家业早就不放在心上了，可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他怎么也不能不顾及自家大小那十几条性命啊！迫于无奈，只好硬着头皮给各路朋友送出求援信，来帮着壮声势。百十里地的大荒川，从五里桥镇算起一直到大荒川尽头共有十几个村屯，东荒地离五里桥虽说不是最近，但也不太远，乌白两家炮手自然也在邀请之列。

按照这一带长期形成的规矩，不管谁家，也不管平时有没有交情，只要接到求救的帖子，都绝不能袖手旁观。但为了避免与黑道朋友结下生死冤仇，不到万不得已炮手们都不会对土匪手下死手，更不会赶尽杀绝，七分吓唬三分打，通常是打那种下三路的“朋友枪”，这样，既不与道上结怨又解了事主之围，可谓两全其美，双方都领情，这是常规也是季子祯的本意。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满铁护路队会半路插一杠子，事情就变复杂了，也必然要把他们卷进一场世事难料的江湖恩怨之中——

本来，摩天岭缙子与老季家的恩恩怨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，他黑川管不着这段儿更犯不上大动肝火，可这伙儿土匪居然敢绑满铁炭社董事、炭厂副总经理的票儿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这是把日本人的面子当成臭鞋垫了！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，大日本帝国制造的三八式步枪堂而皇之地握在土匪手里，这成何体统？在他看来，这两样都是很丢脸的事情。

还有一个令黑川深感不安的原因，这些土匪首先是中国人，他研究过中国文化，深知“兄弟阅于墙，外御其侮”的道理。日中交战已不可避免，别看他们现在窝里斗得厉害，一旦两国兵戎相见，这些贼胆包天、杀人眨眼的关东响马就会把枪口对准他们这些“鬼子”的脑袋，尽管省森林警察总队讨伐过摩天岭，可一枝“三八式”步枪也没追缴回来，黑川一想到这些，就会不由自主得倒吸一口凉气。

黑川了解中国人，杀父夺妻不共戴天，王福樑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不敢招惹森警队，迟早还得拿老季家开刀，有了老季家这个金钩钓饵，就不愁王福樑这条大鱼不咬钩。同时，他也谙熟杀鸡儆猴的道理，他要借此机会给那些不太理会儿他们的满洲人来个下马威……只是黑川没想到，摩天岭这么快要对季家下手了。

黑川并不是什么正经商人，公开身份是商社的社长，实际上是受日本军部派遣的间谍，他